

独幕话剧

秘密的钥匙

舒慧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1957年右派分子猖狂向党和人民进攻的时候，农村地主、富农也乘机活动。被斗地主麻三娘，在春旱时利用某些妇女群众的迷信观念，掀起了一股求神问药的邪风。生产队长苗长福的妻子就是受骗的一个。土改时，苗妻分了麻三娘的房子，麻三娘当时在屋地下暗埋了金银，于是她趁此时机装疯服邪，鼓动苗妻搬家，以便搜出金银作经费和她姑爷搞特务活动。麻三娘的阴谋诡计，终于被社主任识破，揭穿了她的真面目，同时也教育了苗妻。

秘 密 的 鑰 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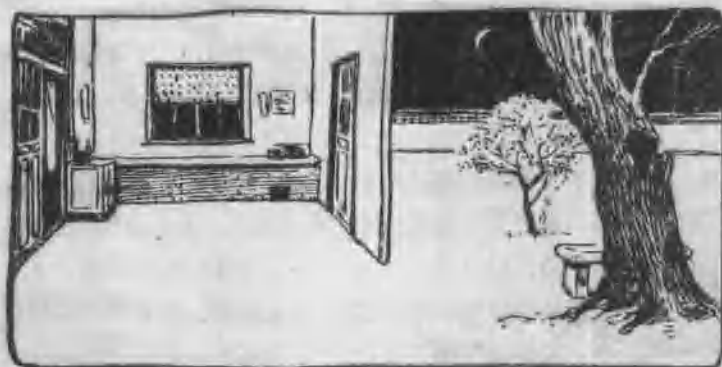
野 夢 著

☆

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（沈阳出版社第二版重印2次） 沈阳出版社出版（此書也許可被交出第1次）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南长沙市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，16开本，15,000字，印数：1—8,000 1958年8月第1版
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50890·383 定价：(70.00)元

K248
S566



舞台設計 王 秋

秘密的鑰匙

在山沟里，一连两个月没有下雨，春旱非常严重。在党政全力领导全体社员抗旱播种，战胜天旱的时候，有那么一小撮人借着天旱之机，利用部分群众的迷信观念，在暗地里散布谣言。这个故事就是在这时发生的。

人 物：苗长福：四十岁，生产队长。

苗 妻：三十五岁。

王主任：三十七岁，外号叫大个子。

麻三娘：五十六岁，原地主老婆，外号叫老麻三。

二别子：十六岁，傻子。寄居在麻三家，是全屯的羊倌。

布 景：这是一幢很漂亮的石头磚房，屋內的橫切面，有带花格的隔板，分为里外屋，大玻璃窗戶，雪白的牆。这是一个原地主的老宅子，已经过重新修理。左有門通外面。

院子里有棵桃树，盛开着一串串粉嘟嘟的桃花。旁边有棵三叉粗的老死的枯柳，树身上有一个大窟窿。在它的衬托下，那棵小桃树，显得既新鲜又茁壮。下边有一石头条凳。

幕 启：屋子里的东西杂乱不整。苗妻一心一意的收拾着东西。苗长福背着她悄悄地拿起扁担，想借她没在意的時候溜出屋去。但他一没小心扁担挂在水桶的繩子上，鉄桶拍拉拉的响声，使她忙停止脚步。苗妻聞声急轉，一把扯住欲走的长福，忙拦住去路。

苗 妻：干甚么？你想溜啊？

长 福：不是……

苗 妻：（拂过扁担）不是，你拿这个干甚么？

（外边集合下地的鐘声可噯直响。）

长 福：你也不看看这是甚么时候，大伙都忙着去抗旱……

苗 妻：那么些人，少你一个算甚么。

长 福：可我是生产队长啊。

苗 妻：生产队长家里就不許有事情。就当你病了一天，不是还有一个队长嗎。

长 福：咳！人家要問我为啥搬家，可讓我拿甚么話回答呀？

苗 妻：你寻思我願意往咱那小哈嗒房搬哪！这不是沒法嘛。

长 福：那就先住些日子再說。过些日子就兴沒动静啦。

苗 妻：我告訴你，一宿我也不住啦。一到天黑，头槓子都竖起来，吓的我这心都快要打嘴蹦出来啦。

长 福：你的胆子也太小。

苗 妻：（吓的忙离开门）我胆小？你一去开会就是半宿半夜的，就剩我和小妞，睡到半夜这外屋门嘩啦一声就开啦。头回我以为是回来……一连三天，吓的我紧紧抱着小妞，蒙着大被直滴冷汗，那滋味才不是人受的呢！

长 福：我这工作也没办法干啦，生产这么忙，我一连五天没去开会，一黑天就不让动地方，你还得专人陪伴着。

苗 妻：你就会说风凉话。这不就因为这个才搬家吗。

长 福：咱这一搬家，全屯都得知道，这不让人家指脊梁骨：他们干部带头迷信哪，你说我可有啥脸见人！

（外边下地的人喊：“苗队长，下地去啦，拿水瓢子。”）

长 福：（站起）噢，听着啦。

苗 妻：（按长福坐下）不许你去。（对外）他有病啦，今个不去啦。

长 福：你怎么撒谎？

苗 妻：这算甚么撒谎，不去干活不要分，也害不着别人。

长 福：摊上你这个老娘们，倒一辈子的霉。

苗 妻：呸呀，我也不是吹呀。我没来你穷的叮当的，自从我到你家以后，这日子才愈过愈好。

长 福：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，若不是共产党，你上这个屋找个宿都不留。这不是把你烧的，分给咱们这头等大房子还非要搬家不可。

苗 妻：废话少说。（装好两大筐东西，让长福挑走）还发甚么呆，你快挑走吧。（往他肩上搭。）

长 福：噢呀！（顺势挑起来）你成了我的队长啦。

苗 妻：（往出推他）你就听吩咐吧。

长 福：（走到院心，急忙转身）……

苗 妻：你怎么又挑回来啦？

长 福：（放下挑子）我算不挑啦。

苗 妻：你是想搬不想搬吧？說痛快的！

长 福：下地的人还没有走，你又撒謊說我有病啦，这会你又讓我挑个筐到人前現丑，你这不是成心寒蠢我嗎？

苗 妻：噯哟！我寻思甚么大不了的 事情。我先出去給你看。（下。）

长 福：噯呀，整的这叫啥事。

（苗妻复上。）

苗 妻：街上肃肃靜靜的啦，鴉雀无声，快挑走吧。

长 福：今个大伙都去挑水种花生，这正是紧要关头，你还是讓我下地吧，別这么死纏着我啦。

苗 妻：有这工夫能搬几趟啦。今个你就是說出龙叫喚我也不能讓你走，你下地我上地找你去。

长 福：活倒霉。（无奈挑下。）

（苗妻又匆匆忙忙地聚攏东西。麻三娘手插在衣襟底下，扭扭晃晃的走来，进门来先四下里張望一下。）

麻三娘：哟哟，这是說搬就搬啊。

苗 妻：来吧，三娘，乱騰騰的連坐的地方都沒有。

麻三娘：常来常往的我坐哪还不行。

苗 妻：这几年不知不觉的，东西可真添了不少。

麻三娘：（恭維地）这不都是你命好啊，自从你过門以后，这小日子象火炭似的。

苗 妻：跟人家好样的差的远哪！

麻三娘：你不是喜欢吃粘米糕嗎，今个我做点，特意給你送点

来。

苗 妻：哟，三娘可真惦记我呀。

麻三娘：（关心地）你腰疼好没好？

苗 妻：哪好啦，有时候就犯。这还是做二丫头月子那咱落下的毛病。

麻三娘：你怎么不想想办法。

苗 妻：针也扎了，药也吃啦，它不好你有甚么法。

麻三娘：（秘密地）你怎不去讨点药。

苗 妻：他们真讨来啦？

麻三娘：傻媳妇，全屯也就你不知道吧。你可别当队长说呀。

苗 妻：你只管说你的吧。

麻三娘：我若不是惦记你的病，我就不说啦。

苗 妻：你老快点说吧。

麻三娘：（小声地）你没听说王家有媳妇讨来砒砂？

苗 妻：真的呀？

麻三娘：这还不算，单说人家二木匠讨的药丸，上边还带着蜡皮哪！那药味都打鼻子。

苗 妻：（迷住）这可真灵验啊！

麻三娘：这是我亲眼看见的。早年显灵，这一点不假。外屯都特意到这来讨药。老李家老少辈姑奶子全来了。若没点灵验谁半宿半夜的瞎搭工啊！

苗 妻：你看我哪有工夫出去。他当个干部，把你管的象上了金箍咒似的。别说去讨药，就连搬家他还不同意呢。你脖子上的瘡还没好？

麻三娘：（摇头）没有。长福媳妇，这话我憋十年啦，我一直没当你

說呀。你今个若不搬家，我烂肚子里也不能告訴你的呀。

苗 妻：甚么事呀？三娘，你就說吧。

麻三娘：这个房子是个凶宅啊！

苗 妻：凶宅！

麻三娘：土改时候我就不願意讓你們住这房，那时候我不敢說呀。

苗 妻：都怪王大个子，那时候挑头要給我們。大虎头也不打听打听。

麻三娘：王大个子也是貧农，又是武装队长，好，他怎么不要？

苗 妻：嗯，那可不。三娘，这房哪儿犯毛病？

麻三娘：这房子盖的时候，木匠在房子四角下鎮物啦。

苗 妻：啊！

麻三娘：还有一件事，你們都不知道，还是我老公公年青时候，买来一个丫头，就是吊死在外边那棵大柳树杈上啦。从那以后，这棵树就枯死啦。

苗 妻：怪不得的。你們住的时候就有响动？

麻三娘：响动还不說，有时候半夜里听見哭声。我搬走时候，乐不得的。

苗 妻：早你怎不說呢？

麻三娘：我寻思你們翻身戶火力壮，一福压百禍唄。

苗 妻：今年就压不住啦。

麻三娘：早年准出事，这是老規矩。人的火力微啦。

苗 妻：这个大虎头他还不願意搬哪！怕人家笑話他队长迷信呢！

麻三娘：这些个邪魔鬼道可不管你队长不队长的。

苗 妻：你別說可也鎮點，你說他晚上在家，這門就不開呢。

麻三娘：他還能天天不去開會呀？

（外邊遠遠的傳來“圈羊啊”的聲音。）

苗 妻：二別子放羊回來咧！今個是我們的飯班。

麻三娘：你忙你的吧，讓他上我那兒吃去。

苗 妻：那還行啦。

麻三娘：誰跟誰，你還用這樣子。別看二別子傻，可會挑飯食啦。

我一說吃粘米糕，樂不得地跟我走。

苗 妻：傻是傻，心眼可直。告訴他句話，你不讓他說，誰也問不出來。

麻三娘：（尋思）這孩子也有點用處。

苗 妻：他天天背柴禾夠你燒啦。

麻三娘：他背那柴禾呀，天天偷着卷我的煙，還抵不上我煙錢哪！

苗 妻：這個小傻瓜，煙癮可不小，有時候抽不着就蹲人跟前聞煙味呢。

麻三娘：你要給根煙，讓他給你磕頭他也干。

苗 妻：沒爹沒媽的還傻巴咧咧的，真怪可怜的呀。

麻三娘：也就我和他沾點親，若不誰要他。

苗 妻：二別子吃飯不花錢，干一年拿一百多元，可也不錯呀！

麻三娘：他還穿衣服穿鞋哪！

（二別子手拿鞭子上。身上穿的破爛，腳上穿叉破鞋，傻哈哈的樣子。）

二別子：（提聲）餓啦，吃飯啊！

苗 妻：別子，羊圈上啦？

二別子：嗯，飯在哪呢？

麻三娘：你就認得吃。

二別子：餓啦嘛。

麻三娘：來，卷他們一根煙。

二別子：（忘了吃飯）嘿嘿，抽根。

麻三娘：別子啊，你愛吃粘米糕吧？

二別子：我愛吃啊。

麻三娘：愛吃走吧，我給你放上紅糖，香香地吃一頓。

二別子：噯。（高高兴兴地走下。）

麻三娘：你看傻人有个傻心眼。

苗 妻：这可多亏你啦，若不我还得耽誤時間答對飯。

麻三娘：啲啲，看你說的，誰不用着誰。（走。）

苗 妻：我不送你啦。

麻三娘：你快忙着吧。

（長福挑簍子上。）

麻三娘：啲啲，你看把我大侄累的，歇會再挑吧。你这当队长的搬家也不叫个工夫。若不，你上我家吃点粘米糕，我給你整点片粉甩袖湯。

長 福：不用啦。謝謝吧。

麻三娘：侄媳婦，你也不可怜可怜他。

苗 妻：他才挑一筐就累啦。

麻三娘：時工的你給他做点好的吃，你看他比去年瘦多啦。噯，
当个干部起早貪黑，操心費力的可真不容易呀。（走下。）

長 福：（進屋）老麻三子，妖妖道道的，她又來干甚么？

苗 妻：你別老看不上人家。

長 福：妖妖道道，虛頭八腦的，一看她我就來氣。

苗 妻：官不打送禮的，給咱送的粘米糕，看咱搬家又把別子領

去吃飯，好心換不出你好意來。

長 福：現在看我當隊長啦，這也好那也好啦。我十二歲給她家放馬，我剪一縷馬鬃扎個辮子，逼的我兩宿沒敢着家……

苗 妻：八百年的事，你还扒那小腸干甚么。現在她一個干巴老太太，一扁担壓不出個屁來，也就算了。

長 福：你怎偏願和她勾勾搭搭的呢？

苗 妻：你當你的幹部，我當我的老百姓，咱倆各不相攪，以後你少管我。

長 福：你是我老婆，我就不讓你和她勾搭連環。

苗 妻：她一沒管制，二不犯法，又是社員，跟她接近怕甚么？她一沒刀，二沒槍的，怕她干巴老太太干甚么？

長 福：得得得，說一句你頂十句。你快裝吧。愈尋思我愈窩火，人家大伙為生產都急紅了眼睛，咱們可倒好，鬧邪搬家。

苗 妻：你今個象個老太太似的，叨叨起來沒完啦。這破家就我一個人的呀？

長 福：好好好，你別說啦。

（王主任，他大高個，挺魁偉。他說話聲音很重，都是直來直去的，好象不容人分辨似的。手里提把鐵鍬，上邊還沾着泥水，分明是才由地頭里直接到這里來的。）

王主任：（在院子裡）老苗在家嗎？

長 福：（在屋裡）嚟呀，壞啦，王主任找上來了。

苗 妻：你快藏起來，讓我對付這王大個子。

長 福：不行，來不及啦。

王主任：（進屋）我來探探苗大哥的病，怎麼，大嫂子好象不大歡迎。

苗 妻：你这客咱請也請不来，哪有不欢迎的。我看你是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，看病是假的，办事是真的。

王主任：（看屋里很零乱）你們这是干甚么？

苗 妻：搬家啊。

王主任：我差点没把大夫請来，老苗，原来你們搬家是真的，那么說有病是假的嘍！

长 福：老王，这个事……（摇头。）

苗 妻：（搶前头）这个事都在我身上。主任，你怎么处罚，咱怎么接受。

王主任：我知道你当家作主說了算，大哥遇事得听你的。那么說大哥的病是你編的……

苗 妻：这是我們家务，这段你管不着。

王主任：你一連五天把着我們的生产队长，不讓去开会，在家陪伴着你，我这当主任的該管不該管？

苗 妻：你嘴干净点。

王主任：这春旱一連五个月沒下雨，有的社員听信謠言，心神不安，你在这节骨眼鬧邪搬家，影响生产，你說我这主任管还是不管？

苗 妻：我就看你怎么管吧。

王主任：你看这春旱时候，有錢买种无錢买苗，社里老少齐动員，挑水的挑水，下种的下种，就偏偏出息你这个好社員，把我們队长鎖家里搬家，还讓他装病，你說我这当主任的該来不該来？

苗 妻：你来又怎么样？

王主任：这几个生产队，頂数你們这个队出勤率不好。

长 福：这都怪我。

王主任：可是昨晚上去大仙堂討葯的，可頂數你們這隊人多。

长 福：怎么？討葯！

王主任：剛把討聖水那頭壓下，這又興出個討葯。天天晚上討到多半夜，男的女的都有，這不影响生產！再加上你這生產隊長一搬家，下地的人就議論紛紛，更相信討葯靈驗了。

长 福：這可怎么好？

王主任：大嫂子，你這是動搖人心。

苗 妻：嗨，好大的罪名。主任我倒想求求你，你說我們怎么办好？

王主任：我勸你還是別搬啦，下午你兩口子都下地。

苗 妻：這可辦不到。

长 福：就這麼辦。

苗 妻：主任，你若有能耐，你別叫這屋鬧邪，我還樂不得的住這大正房，寬房大屋的呢。

王主任：好吧，別搬啦。

苗 妻：你就光是嘴上會氣可不行。光是說沒鬼沒神，破除迷信那一套我可不听。

王主任：你想怎么样？

苗 妻：我是不見兔子不撒鷹。你要沒能耐給我治住，我就是要搬家。

长 福：你可別貧嘴貧舌的啦，攪的我這心里亂七八糟的。

苗 妻：你少說風涼話，趕情你一拍屁股走啦，担惊受怕的可是我。

王主任：（埋頭沉思）嗯。

苗 妻：大个子，你沒說的了吧。

王主任：我劝你等等再搬还不行嗎？

苗 妻：你若沒能耐避邪，就別想拦我搬家，这怕我算害够啦。

天头不早啦，咱別卖一个搭一个。（挑起担子）閃道，我自己挑。

（挑起担子走下。）

王主任：你那小哈嗒房还能住嗎？

长 福：西房山都支牙啦，我用杆子頂上啦。

王主任：那也危險啊！

长 福：象血迷心窍似的，說啥也不听，非搬不行。

王主任：这个房子是全屯最好的，土改时候特意分給你的。

长 福：人家还不看笑話：穷小子沒命住，还得住他那哈嗒房去。噯呀，真丢老人啦。

王主任：（走出屋来）說啥的都有啊。你这一搬家，有笑的也有气的，有贼好的也有說不对劲的，其說不一呀！

长 福：贼好的自然是那些地主富农。

王主任：（看見桃树感慨地）老苗啊，你还記着这棵桃树嗎？

长 福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王主任：（感慨地）一晃十年啦。桃树长这么大啦，今年这桃結的挺密实啊。

长 福：（引起回忆）这还是那年春天，斗倒了地主，我往这院搬的那天，你說这棵老柳树枯死了，栽棵小树代替它，这还是咱俩亲手栽的桃树哪！

王主任：这回你要搬走，留这棵樹干甚么？

长 福：你說甚么？

王主任：（激动地）我真不明白，你放着这清堂瓦舍的大房子不

住，非要搬到刮风乱颤的小哈嗒房去干甚么呀？

长 福：老王啊，我也不願意搬啊，可我又没办法不讓她搬。

王主任：可惜你还是当年的农会副主任哪，那惊堂木你可怎拍了呢？

长 福：咳，（一紧脾，下了狠心）决定不搬了。

（苗妻挑着担子回来，长福上前把挑子接过来。）

苗 妻：（以为他要挑）你要挑啊，你可得快点，孩子还在他三姨家里，安置完了，我好去接他们。

长 福：（挑空担子往出走）……

苗 妻：你蒙啦，怎么挑空挑子走啦？

长 福：我把东西挑回来。

苗 妻：你瘋啦？

长 福：（狠狠地）不搬啦。

苗 妻：（接过挑子）你再說，我跟你拚啦。

王主任：你那房子危險啊。

苗 妻：我心甘情願。

王主任：住那房子你就不害怕啦？

苗 妻：我那房子干淨，住着心淨。

王主任：你真坚决呀！

苗 妻：告訴你大个子，你別再給我們窟窿桥走啦。土改那时候，这好房子你怎么不要，非得分給我們不可。

长 福：你瞎說些甚么呀？那是大家伙决定的，說是我从小就給他家放牲口扛活。这个好房子分給咱是特別的照顧啊，你怎說出喪天良的話咧！

苗 妻：得了吧，你这个大虎头。人家都知道这是个凶宅，不希

得要，你还拿当宝贝呢。

王主任：甚么凶宅？

苗 妻：你明知道还故意问我干甚么？

王主任：我真不知道啊！

苗 妻：这房子四角木匠下镇物了，你不知道？

王主任：不知道。

苗 妻：（指枯树）这棵老树吊死个丫头，你不知道？

王主任：这我还是头回听说呢。

长 福：你听谁说的？

苗 妻：麻三娘说的。

王主任：噢，老麻三说的。她还说甚么啦？

苗 妻：算了吧，没说别的。

王主任：没和你说讨药的事吗？

苗 妻：你怎么知道？

长 福：谁还不许知道。你快把挑子给我。

苗 妻：（气凶凶地）不管你们说甚么，这家是非搬不行。（挑担子进屋里装东西。）

（王主任陷入沉思，坐在石头凳上。少许，他忽然站起，急忙走到正垂头丧气的苗长福跟前。）

王主任：老苗，这些日子麻三干活没有？

长 福：十好几天没看见她下地啦。

王主任：因为甚么？

长 福：她那些臭事我从来就懒得问。

王主任：她常出去吗？

长 福：这个事我老婆也许能知道，呆会我问问她。

王主任：嗯，她告訴你老婆說這是凶宅，她的意思很明显。

（苗妻挑担子出来，长福上前拦截。）

长 福：不管他們說甚么，今个算不能搬啦。

苗 妻：你躲开。

王主任：老苗，你讓她搬吧。

长 福：因为一条魚腥一鍋湯，影响全村，我不能搬啦。

王主任：来，老苗我帮你搬。

长 福：你这是怎么的啦？

王主任：（小声地）这叫将計就計呀。（大声地）来呀。

长 福：（无奈）好吧。

苗 妻：这回么，还象个主任样……（下。）

王主任：等会都搬完的时候，你把門在里边插上。

长 福：那干甚么？

王主任：先搬家，一会有空我再告訴你。說不定你老婆一高兴，
給我打斤白干切点咸肉吃哪！走，快搬啊。

长 福：我这脑袋弄的象鍋粥。

王主任：粥还比浆糊清亮点。

（两人搬东西下。）

（麻三娘出现在东边石头牆壑处。）

麻三娘：哼！到底还是搬了吧。

（灯光暗轉（或落幕），下弦月发着淡淡的微光。苗家的东西，全部都搬走了，院子里鴉雀无声，显得很凄凉。枯柳的这边站着两个人，一个是王主任，另一个是苗长福，两个人都背着枪。）

王主任：这回你明白我为甚么讓你搬家了吧？

长 福：你真是个諸葛亮啊！那咱我还以为你讓我老婆吓住